

今日长文 · 教育

教育的困境和出路在哪儿？

一份诊断,三条出路——写给所有还在教室内外用力的人

王德生 著 · 德麦国际 · 二〇二六年

目 录

我们把问题问错了	3
第一重困境:它曾经培养人,现在证明人	4
第二重困境:数字的政变	5
第三重困境:那把刀	5
第四重困境:三股劲的失衡,与最深处的沉默	6
教育不是一个东西	7
出路一:把"不可测量"赎回来	8
出路二:让秤回到秤的位置	9
出路三:守住人与人的那道窄门	9
写在钟声里	10

钟还在报时,
只是没有人再抬头。

先并排放下两句话。第一句:教育从未像今天这样高效——课程标准逐年精细,教学环节分秒可控,练习按知识点切成颗粒,评估细到一次举手、一回订正;从幼儿园到考场,一个孩子的十几年被规划得严丝合缝,像一条不允许停顿的流水线。第二句:教育也从未像今天这样让人疲惫——孩子累,家长累,教师累,连管理者也在喊累;投入一年比一年多,分数一年比一年高,可几乎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,都隐隐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,又说不清究竟是哪里不对。

两句话都对。而两句都对,恰恰是最坏的消息。它意味着问题不出在"做得不够",而出在"做的方向"本身;意味着再加一把力、再提一分效率、再上一轮改革,只会让那种说不清的疲惫更深一层。机器越转越快,报时越来越准,可抬头的人越来越少——这就是今天教育的怪相:**运转从未如此完美,意义却在无声地漏光。**

如果这两句话还太抽象,请看三个具体的时刻。凌晨一点,某个家长群还在闪动,讨论的是三年后才发生的一场考试;傍晚六点,一位教师终于送走最后一个学生,回到办公桌前,面对的是今天的第七张待填报表;周日上午,一个十岁的孩子从这个培训班赶往下一个,车窗外闪过一群踢球的身影,他看了三秒,收回目光——他已经学会不看了。三个时刻,三个疲惫的人,没有一个偷懒,没有一个做错,可三个人共同喂养的那件事,正在离它的名字越来越远。

这篇文章要做两件事。前一半,把那种"说不清的不对"说清楚——不用大词,不发感慨,一层一层剖下去,剖到骨头;后一半,给出路。不是那种"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"的出路,而是可以从明天早晨开始做的出路。既然是檄文,就要有檄文的规矩:句句有所指,条条可检验,错了愿意认。

我们把问题问错了

几十年来,关于教育的讨论从不缺席:减负、改革、素质、创新,一浪接一浪。可浪打了几十年,岸还是那道岸。为什么?因为几乎所有讨论,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——"教育应该是什么样"。这个问题太容易回答了,答案早就写满了墙:培养完整的人,发展个性,面向未来。谁都会背,谁都同意,然后一切照旧。

会背的答案救不了病人。真正该问的,是三个粗粝得多的问题:**教育现在实际在干什么?它靠什么力气维持运转?它正在死于什么?**这三问一出,墙上的漂亮话就帮不上忙了,你必须去看真实的账本——看一所学校一年里真正花力气的是哪些事,看一个孩子一天里真正被要求的是哪些事,看一位教师深夜真正在填的是哪些表。

不妨当场演示一遍这三问的用法。问第一问——教育实际在干什么?不要看简章,去数一数一个初三学生醒着的十六个小时如何分配,数完你会发现,占比最高的那件事,叫"重复已经会的,以确保考试不失手"。问第二问——它靠什么维持?去听一听家长们彼此劝说时用的句式:"现在不吃苦,将来……"——填空处永远是一种恐惧。问第三问——它正在死于什么?去问一位从教三十年的老教

师,他最怀念从前的什么,答案往往简单得让人心酸:那时候,我有空跟学生说闲话。三问三答,病灶自己浮出水面。

看过账本的人都知道答案,只是很少有人把它说破:今天的教育,嘴上说的和手上做的,早已不是同一件事。它**宣称**的目标写在校门口,它**实际**的目标写在排名表里;它对家长讲"成长",转身对系统交"数据"。这不是哪个人的虚伪——校长没有说谎,教师没有说谎,他们和孩子一样,都是被同一套结构推着走的人。要指认的不是人,是结构。

下面四节,就是这套结构的四重解剖。每一重,都从一件人人眼熟的小事切进去。

第一重困境:它曾经培养人,现在证明人

先看一件小事:一个大学四年的四年。课要上,但更要紧的是绩点;书要读,但更要紧的是能写进简历的项目;假期要过,但更要紧的是实习章盖在哪家公司的。到毕业那天,他手里攥着一叠证明——学位证明、成绩证明、能力证明、经历证明。可如果你问他:这四年,你**成为**了一个什么样的人?他多半会愣住。因为整个系统从头到尾问他的,不是"你成为了什么",而是"你能证明什么"。

这就是第一重困境的全部秘密:**教育在历史中被悄悄改写了一次使命——它曾经的工作是培养人,它现在的工作是证明人。**培养,是让一个不会的人慢慢会,让一个未成形的人慢慢成形,它的眼睛看着"这个人";证明,是替社会把人分拣、盖章、贴上价签,它的眼睛看着"那张表"。两件事都可以存在,可怕的是第二件悄悄坐上了第一件的位置,还穿着第一件的衣服。

于是一切都倒了过来。考试本是培养路上的路标,现在路标成了目的地,路反而成了赶往路标的障碍;文凭本是培养结束后的收据,现在收据成了商品,培养反而成了印收据的车间。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就被教会一件事:重要的不是你懂了没有,是你答对了没有;不是你长成了什么,是你排在了第几。十几年这样训练下来,一个人最熟练的能力,是揣摩出题人——而揣摩出题人,恰恰是创造的反面。

而"证明"的逻辑一旦坐稳,就会不断向下侵蚀。大学看的证明,决定了高中的活法;高中要的证明,决定了初中的日程;一路下移,直到幼儿园的孩子开始"幼小衔接",直到三岁的简历上出现"课程经历"四个字。每一层都身不由己,每一层都指着上一层说"是它要的"——一条完整的责任转嫁链,链条的最末端,拴着一个还不识字的孩子。与此同时,证明与证明之间开始了竞赛:你有证书,我要更多证书;你刷五套题,我刷十套。竞赛的残酷在于,它消耗的是童年这种不可再生资源,而它生产的,只是彼此抵消的位次——所有人都多跑了一倍,所有人的排名原地不动。

最沉重的代价落在那些"证明不了"的东西上。一个孩子的善良证明不了,就当它不存在;一份长久的好奇证明不了,就没有时间给它;在一道难题前徘徊三天的耐心证明不了,就被"效率"两个字没收。凡是无法盖章的,一律视同没有——一个人身上**最贵重的部分,恰恰是无法出具证明的部分;而我们建了一整套系统,专门丢弃无法出具证明的部分。**

第二重困境:数字的政变

再看一件小事:一所学校的一天。晨读打卡要拍照上传,课堂表现要按项计分,作业正确率进系统,月考成绩出曲线,教师有考核积分,班级有量化排名,连"品德"一栏,也折算成了分数。整所学校像一台巨大的秤,从早到晚,称一切,记一切。

秤本身没有罪。教育需要度量,就像行船需要罗盘。问题在于,不知从哪一天起,**秤从工具的位置上站了起来,坐上了主人的位置**。从前是先有教育,再拿秤称一称,看走到了哪里;现在是先有秤,教育反过来长成秤能称的形状。什么能被称,什么就被做;什么称出高分,什么就被拼命做;什么称不出来,什么就从课表、从日程、从孩子的生活里,一寸一寸地退场。

这不是比喻,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实:阅读被压缩成"阅读理解",因为前者称不出、后者称得出;讨论被压缩成"标准答案",因为开放称不出、标准称得出;一个孩子漫长的、看不见的内在变化,被压缩成一条陡峭的分数曲线,因为变化称不出、曲线称得出。天长日久,**教育正在变成它被测量的样子**——不是测量在描述教育,是测量在铸造教育。秤说什么形状,它就长成什么形状。

秤对人的塑形,在教师身上看得最清楚。一位教师原本有一千种手艺:讲到动情处的一次离题,发现某个孩子眼神变化后的一次驻足,一场没有结论却火花四溅的争论。可当他的绩效由均分、及格率与排名构成,这一千种手艺就开始了无声的淘汰——离题是风险,驻足是低效,没有结论的争论无法录入系统。三五年下来,留在他身上的,只剩下秤认可的那几种动作。不是他忘了初心,是秤替他做了减法。最优秀的教师最先感到痛,因为被减掉的,恰恰是他们最珍视的部分;而痛得久了,一部分人麻木,一部分人离开——两种结局,秤都记不下来。

更隐蔽的一层在话语里。今天为教育撑腰的有三套话:门口的**说法**(全面发展、以人为本)、文件里的**道理**(理论、模型、规律)、系统里的**数字**(分数、率、指数)。三套话本该互相校准,如今却在互相拆台——说法说得最动听,道理讲得最疲惫,而真正说了算的只有数字。开会时人人引用理念,散会后人人只看报表。这就是一场安静的政变:**数字废黜了说法与道理,自己登基为教育的本体**。此后一切改革,无论旗号多新,只要最后仍以一张新的量表收尾,便都是给同一位君主换一件龙袍。

第三重困境:那把刀

一套以证明为业、以数字为王的系统,必然拿起同一把刀。这把刀有一个体面的名字,叫"优化"。它朝三个方向砍:第一,尽量不出错;第二,尽量不浪费;第三,尽量不亏本。三个方向,听上去哪一个都无可指摘——谁会公开赞成出错、浪费和亏本呢?可正是这三下看似无可指摘的刀法,把教育里最贵重的三样东西,当作废料切了下去。

第一刀,以"不出错"之名,切掉了试错。可是人究竟是怎么学会的?孩子学走路,是靠一千次跌倒学会的;人学思考,是靠一次次想错、发现错、自己改过来学会的。错误不是学习的敌人,错误是

学习唯一的路。一套不允许出错的系统,等于一套不允许学习的系统——它只允许"表演已经会了"。于是孩子们练出一身绝技:永远只答有把握的题,永远不碰没把握的事。这身绝技的另一个名字,叫不敢活。

第二刀,以"不浪费"之名,切掉了徘徊。课表排满,假期排满,连发呆都被视为待优化的空隙。可是一个人和一个问题真正的相遇,恰恰发生在"没有进度"的时间里——在饭后无所事事的散步里,在一道题解不出来却放不下的第三个晚上里。那种在旁人看来一无所获的徘徊,是思想的怀胎。把徘徊当浪费清除掉,等于给所有的怀胎做了流产,然后奇怪这个时代为什么难产大的思想。

第三刀,以"不亏本"之名,切掉了无用。每一门课都要问"有什么用",每一分钟都要折算成回报。可是回头看,一个人身上真正撑住他一生的东西——趣味、胸襟、在漫长无人处自得其乐的能力——几乎全部来自当年那些"无用"的时刻:一本闲书,一场天光,一次没有目的的着迷。功利的账本算不出这些,于是把它们全部记作亏损,一笔勾销。

三刀合起来,会切出一种这个时代特有的产品:履历完美的空心人。请想象一份无可挑剔的成长档案——奥数奖、钢琴十级、志愿时长、学生会职务、绩点年级前三——每一项都是一次精准的投放,每一步都踩在得分点上。再想象档案背后的那个年轻人:他从未做过一件没把握的事,因为试错早被切除;他从未在一个问题上流连超过考纲需要,因为徘徊早被清空;他说不出自己真正热爱什么,因为无用之爱从未被允许发芽。他是这套刀法的满分作品,也是它最深的伤口——伤口的形状,恰好是一个本来可能成为的样子。

被切的人不会立刻喊疼。疼是后来的事:是三十岁忽然发现自己除了应付考核什么都不会热爱,是四十岁忽然发现自己一生没有为任何无用之事燃烧过。那时人们管它叫"空心",却很少有人回头看见,那颗心是在哪一年、哪一间教室里,被哪一刀削下去的。

第四重困境:三股劲的失衡,与最深处的沉默

一件事能长久运转,靠的从来不是一股劲,而是三股:一是**底子**——多年沉淀下来的家底,人们对它累积的敬意与信念;二是**当下的劲**——今天推着它走的实际动力;三是**势**——社会把它架在高处的那份期许,"读书改变命运"的那份盼头。三股劲此消彼长,却缺一不可。教育今天的危局,恰恰是三股劲同时出了问题。

底子在透支。几千年积攒下来的那份敬意——对师者的敬,对学问的敬,对"读书人"三个字的敬——是教育最厚的家底。可这份家底正在被一年一年地预支:当教育越来越像一门生意,当师生关系越来越像一纸合同,老本吃一年就薄一年。底子这股劲的可怕之处在于,它耗尽之前毫无声息,耗尽之后再难积回。

当下的劲,换了燃料。今天推动千万家庭深夜不眠的,已经很少是对学问的热爱,更多是对落后的恐惧——怕孩子输,怕被分流,怕跌出去。恐惧确实也是一种动力,而且短期内比热爱更猛。可恐惧是一种烧机器本身的燃料:它推着系统空转得越来越快,同时把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烧得越来越焦。以恐惧为燃料的教育,产出的第一名产品不是人才,是焦虑。

势,在虚高中松动。教育被架在前所未有的高处——全社会的目光、资源、期望都压在它身上,可恰恰是这份虚高的势能开始出现裂缝:当越来越多的人隐约算出投入与回报不再相称,当"读了那么多年书"换不来当初许诺的位置,那份托着教育的社会性盼头,就在一户一户人家的饭桌上,悄悄降温。势一旦泄,靠恐惧硬撑的当下之劲,会垮得比谁都快。

三股劲还会互相传染。势一降温,恐惧就加码——越是隐约觉得回报不稳,越要孩子往死里卷,以求一个"至少不掉队"的心安;恐惧一加码,底子就烧得更快——被逼到极限的师生之间,再难剩下从容与敬意;底子一薄,势又降得更快——人们对教育的失望,总是从对身边具体师生关系的失望开始的。三股劲就这样咬合成一个向下的螺旋,而身在其中的每个人,都只觉得自己不够努力。

而三股劲的失衡,最终都汇入同一个地方——**每一个具体的人心里,那片越来越沉默的角落。**请做一个残酷的思想实验:如果明天起,所有教师中不再有一个人是因为真的想教而站上讲台,所有学生中不再有一个人是因为真的想学而翻开书,而整套系统——上课、考试、升学、发证——依然分毫不差地完美运转,请问:教育还在吗?账面上,一切照旧;实质上,教育已经死了,剩下的只是一具还在按时报时的钟壳。

教育不是一个东西

四重困境,病根却是同一条。把它说破只需一句话:**我们从头到尾,都把教育当成了一个"东西"。**

当成东西,才会去"给":知识是货,课堂是柜台,教师是发货的人,学生是收货的人——于是有了传递、灌输、送达,有了"给了你怎么还不会"的天问。当成东西,才会去"称":东西才有重量、有规格、有合格线——于是秤登了基。当成东西,才会去"切":东西才谈得上边角料、损耗、性价比——于是刀落了三次。四重困境,是同一个误认开出的四朵恶花。

可只要诚实地回忆一次自己真正学会什么的经历,就知道教育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你真正学会的那些东西——不是背下来应付考试的,而是长进你骨头里的——没有一样是别人"给"你的。是你自己,在某个条件恰好齐备的时刻,忽然**发生**了变化:忽然开窍,忽然看见,忽然从此不同。老师做了什么?老师没有把懂塞进你脑子——懂塞不进去。老师做的,是把条件一样一样备齐:一个够好的问题,一段够安全的沉默,一个在你摔倒时没有立刻扶、却始终没有走开的身影。然后,在没有任何仪器能测到的某一刻,那个变化在你身上,自己发生了。

回忆一下那种时刻。也许是初中某个下午,一道几何题卡了你三天,你已经决定放弃,却在合上本子的一瞬间,忽然"看见"了那条辅助线——不是想出来的,是它自己浮现的,伴随着一阵从后颈窜上头顶的战栗。也许是某堂语文课,老师随口念了一句诗,窗外正好起风,你忽然懂了一个此前只会默写的词。这样的时刻,事后无法复述步骤,当时无法预约时间,考卷上不留任何痕迹——可你从此不同了。每个人的骨头里,都嵌着几个这样的时刻;把它们全部取出来,剩下的那部分"学历",薄得吓人。

教育不是一种存在,而是一种发生。它不是货架上的一个物,而是天地间的一场雨——你不能制造雨,你只能守候云、温度与地形都到齐的那一刻。它也不是给予,而是**显露**:一个人本来正在长成的样子,在合适的光照下,一点点显出来。园丁从不"给"花一朵花,园丁给的是土、水与等待,花是花自己开的。而最要紧的那一步——从不会到会、从不懂到懂之间那纵身一跃——**那一步,教不了**。任何人都替代不了,任何技术都传输不了,只能由那个人自己,在那个时刻,自己迈过去。

承认这一点,不是贬低教师,恰恰是归还教师真正的尊严:教师不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工,而是条件的营造者、时机的守望者、发生的助产士——这是一门远比"传递"高贵的手艺。承认这一点,也立刻照出全部困境的荒谬:一场"发生",怎么可能被证明部门盖章?一场雨,怎么可能被秤称出净重?一次开窍,怎么可能被优化流程压缩工期?我们用管理仓库的方式管理了天气,然后责怪天空产量不足。

出路一:把"不可测量"赎回来

第一条出路,针对那把刀:把被当作误差、冗余与亏损切掉的三样东西,一样一样赎回来。这不需要等文件,每一间教室、每一张饭桌,明天就能开始。

赎回试错——给错误发一张通行证。在你能做主的范围里,立一条新规矩:此处,想错了不丢人,答错了不受罚,承认"我不会"是勇敢而不是失败。课堂上,把"谁答对了"的表扬,分一半给"谁提出了一个好问题""谁换了一条没人走过的路";家里,把"考了多少分"的追问,换成"这次哪里错得最有意思"。一个孩子只有确信错误是安全的,才敢往没把握的地方伸脚——而人所有的成长,都发生在没把握的地方。

赎回徘徊——在日程表上凿一块留白。每周,雷打不动地留出一段"无进度时间":没有目标,没有产出要求,不许折算成任何形式的分。让孩子在这段时间里发呆、乱翻、瞎想、把一个没用的问题翻来覆去地想。要顶住那句"这不是浪费时间吗"的质问——就用本文的话回答:徘徊是思想的怀胎,你今天省下的这点时间,省掉的是这孩子二十年后的深度。

赎回无用——每周供奉一件无用之事。读一本考试永远不考的书,认几颗星星,学一门一辈子换不来一分钱的手艺。不要给它找任何"其实有助于成绩"的借口——一找借口,它就又被收编进账本了。无用之事的价值,恰恰在于它向孩子示范了一种活法:**人可以仅仅因为热爱而做一件事**。见过这种活法的孩子,心里就留了一扇门;一辈子没见过的,那扇门就焊死了。

三样都赎回之后,还有一个总的守则:守住成果,别让它们被重新收编。孩子在留白时间里迷上了什么,不要顺手报一个相关的考级班;孩子的一次漂亮试错,不要转头写进申请文书。系统有一种本能,会把一切自由的萌芽重新登记造册——而登记的那一刻,自由就死了。赎回的东西,要像地下工作一样保护:不展示,不兑换,不留档。它们只为一个人服务:那个正在长大的孩子自己。

出路二:让秤回到秤的位置

第二条出路,针对政变的数字:不是砸秤——航行仍然需要罗盘——而是把僭主赶下王座,让秤回到工具的位置。三条原则,给所有手里握着一杆秤的人:教师、校长、出题者、政策制定者,也包括每天在心里给孩子打分的父母。

第一条:秤只许在事后称,不许在事前铸模。度量的本分,是在一段学习发生之后,回头看看走到了哪里——它是路标,不是模具。凡是一项指标开始反过来决定"教什么、怎么教、教到什么算完",它就越位了。识别越位有个简单的测试:问一问,如果取消这项统计,这件事本身还值得做吗?值得,说明事是真的;不值得,说明你们一直在喂秤,而不是在做事。

第二条:永远为"称不出的"留出席位。在每一张成绩单旁边,留一块空白,用来记下秤称不出的那些事:这学期他敢举手了,她第一次为一道题熬到深夜,他把自己的橡皮掰了一半给同桌。这些记录不拆分、不排名、不进系统——正因为不进系统,它们才保得住。一所学校对"称不出之物"的态度,就是它对教育本体的态度。

第三条:警惕一切"更全面的新量表"。数字君主最擅长的把戏,是批评旧量表太窄,然后献上一张更宽的新表——把素养、品格、心理一并量化收编。记住本文的判词:给君主换龙袍,不是革命。真正的分界线从来不是"量得全不全",而是**谁说了算**:是活生生的教育者依据活生生的判断说了算,还是一张表说了算。前者,数字为人服务;后者,人给数字打工。

出路三:守住人与人的那道窄门

第三条出路,针对最深的那层沉默——也是三条出路里,最根本的一条。

既然最要紧的那一步教不了、传不了、测不了,那它究竟在哪里发生?回到你自己的经历里找答案。几乎每一个被教育真正改变过的人,记忆里都站着一个具体的人:一位老师,当年在你的胡言乱语里听出了一点东西,认真地接住了它;一个身影,在你摔得最难看的那次,没有嘲笑,没有代劳,只是稳稳地站在那里。多年后你早忘了那年的考纲,却记得那一眼、那一句、那一站。**教育最深的发生,从来不在知识与人之间,而在人与人之间——在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认真的注视里。**

这就是那道窄门。说它窄,因为它无法扩建:注视不能批量,接住不能外包,守望不能加速。也正因为窄,它成了整套高效系统唯一绕不过去的地方——效率的洪水可以淹没课表、淹没假期、淹没一切可以量化的环节,却始终淹不进两个人之间那一尺见方的、认真的相遇。守住这一尺,教育就还有根据地。

怎么守?对教师:在所有表格都填完之后,请为每个孩子保留一件系统永远不知道的事——你看见了他的什么。那份"看见"不上交、不留痕,它只属于你和他;而恰恰是这份不上交的看见,是你这个职业全部尊严的藏身之处。对父母:每天留十分钟,不谈分数、不问排名、不布置任何任务,只是

听——孩子说什么都行,你只负责把它当真。对孩子只需说一句:去找那个愿意认真听你说话的大人,守住他;将来,做这样的大人。

还要为这道窄门争取一样最稀缺的物资:不赶时间的时间。注视之所以稀有,不是因为人心变硬,是因为日程表上没有它的位置——一切认真的相遇都需要冗余,而冗余正是被优化掉的第一样东西。所以,守门的第一个动作往往朴素得可笑:少排一件事。教师少报一个"特色项目",把省下的那节课用来跟学生把一个问题聊透;家长少抢一个班,把那两个小时还给一顿不看手机的晚饭。窄门不需要装修,窄门只需要有人有空站在门口。

不要嫌这些动作太小。大厦的倾覆是从每一根梁的内部开始的,大厦的重建也一样。系统再庞大,它的每一个节点仍然是一个具体的人;每一次认真的注视,都是在系统的铁幕上,凿开一个透光的孔。孔多了,光就成了片。

写在钟声里

把全文收拢成几行,立此存照:

教育的困境,不在懈怠,而在错认——错把证明当培养,错把量表当罗盘,错把切除当优化,错把运转当活着;归根到底,错把一场需要火候的**发生**,当成了一件可以吞吐的**东西**。

教育的出路,不在远方,而在归位——把试错、徘徊与无用,从废料堆里赎回来;把秤按回工具的位置上;把人与人之间那道窄门,一寸一寸守住。三件事,不需要等待任何人的批准,今天就可以开始,在一间教室里,在一张饭桌上,在一次不打分的注视里。

有人会说:系统这么大,这一点微光顶什么用?请回头看历史:一切真正的改变,从来不是系统自己醒悟的,而是系统内部无数节点先各自亮了起来,亮到某一天,黑暗忽然守不住了。你不必推动整座大厦,你只需要点亮你站的那个位置——那个位置上,有一个孩子正在看着你。

钟还在报时。

而抬头,从你开始。